

张恨水 著

春明外史

下卷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I246.4

Z1104

水
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（南京）

春明外史

下
卷



前 序	(一)
后 序	(二)
续 序	(四)
第 一 回 月底宵光残梨凉客梦 天涯寒食芳草怨归魂	(一)
第 二 回 佳话遍春城高谈婚变 啼声喧粉窟混战情魔	(一三)
第 三 回 消息雨声中惊雷倚客 风光花落后煮茗劳僧	(二三)
第 四 回 勤苦捉刀人遥期白首 娇羞知己语暗约黄昏	(三二)
第 五 回 选色柳城疏狂容半夕 销魂花下遗恨已千秋	(四八)
第 六 回 萍水约双栖非鸡非鹜 钗光惊一瞥疑雨疑云	(六一)
第 七 回 寂静禅关奇逢讶姹女 萧条客馆重币感花卿	(七五)
第 八 回 佛国谢知音寄诗当药 瓜棚迟晚唱咏月书怀	(八六)
第 九 回 事出有因双姝通谜语 客来不速一笑蹴帘波	(九九)
第 十 回 我见犹怜孤灯照断雁 谁能遣此深夜送飘茵	(一〇九)
第十一回 窥影到朱门高堂小宴 听歌怜翠袖隔座分香	(一二二)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二回 | 出谷佩蛾眉藏珠自赎
分金快月老沽酒同倾 | (一三四) |
| 第十三回 | 设筵开场歌台真灿烂
典衣终曲舞袖太郎当 | (一四七) |
| 第十四回 | 绮语道温存闻香止步
晚妆悲薄倖泣粉成痕 | (一五八) |
| 第十五回 | 沦落相逢沾泥同惜絮
缠绵示意解渴暗分柑 | (一七〇) |
| 第十六回 | 欲壑空填花丛迷老吏
坠欢难拾宦境困英雄 | (一八二) |
| 第十七回 | 目送飞鸿落花原有主
人成逐客覆水不堪收 | (一九二) |
| 第十八回 | 私语腻闲人情何绵密
良宵留荡子乡本温柔 | (二〇二) |
| 第十九回 | 垂泪还珠归程添怅惘
忍心碎柬好梦渐阑珊 | (二一五) |
| 第二十回 | 纸醉金迷华堂舞魅影
水流花谢情海咏归槎 | (二二七) |
| 第二十一回 | 斗室迎仙频来四海客
瓣香却病聊赠一枝梅 | (二四二) |
| 第二十二回 | 满面啼痕拥衾依绣榻
载途风雪收骨葬荒邱 | (二五六) |
| 第二十三回 | 拈韵迎春诗情消小恙
放怀守岁旅感寄微醺 | (二七八) |
| 第二十四回 | 新句碧纱笼可怜往事
锦弦红袖拂如此良宵 | (二九〇) |

- 第二十五回 破屋疏龕空名传胜迹
荒城古刹幸遇晤芳姿 (三〇三)
- 第二十六回 奇句写情怀攫羊似虎
锦屏漏消息打鸭惊鸳 (三一三)
- 第二十七回 梦感前尘填词伤旧雨
书还故主铸错得新诗 (三二三)
- 第二十八回 惜玉笑量珠舞衫扑朔
献花同染指捷径迷离 (三三四)
- 第二十九回 临水对残花低徊无限
倚松邻瘦竹寄托遥深 (三四六)
- 第三十回 不辨雌雄混战娘子队
都无伦次同结女儿盟 (三五八)
- 第三十一回 稚子无家依人齐郑婢
名姝雅集顾曲学周郎 (三六九)
- 第三十二回 顾影自怜漫吟金缕曲
拈花微笑醉看玉钩斜 (三八二)
- 第三十三回 猜得之子踪名藏字里
勘破美人计金尽床头 (三九五)
- 第三十四回 斗酒只鸡凄凉祭绿野
闲花野草惆怅悟青衫 (四〇九)
- 第三十五回 流盼属新知似曾相识
听歌怀故国无可奈何 (四二一)
- 第三十六回 金屋深藏银灯摇曳影
魔城自陷锦字惜年华 (四三四)
- 第三十七回 玉臂亲援艳诗疑槁木
珠帘不卷绮席落衣香 (四四六)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三十八回 | 消恨上红毡人胡不醉
断恩盟白水郎太无情 | (四五七) |
| 第三十九回 | 深巷逐芳踪投书寄爱
华筵趁余兴击鼓催花 | (四六七) |
| 第四十回 | 等到酸心频吟梅子令
何堪寓目先苦女郎身 | (四七八) |
| 第四十一回 | 指点画中人神传阿堵
纷腾诗外事典出何家 | (四八九) |
| 第四十二回 | 彻夜搜枯肠文章有价
因时辟利藪名士无虚 | (五〇〇) |
| 第四十三回 | 促膝快谈灰心悲独活
临风品茗冷眼羨双修 | (五一—) |
| 第四十四回 | 对影三人夕阳无限好
依山一笛高处不胜寒 | (五二六) |
| 第四十五回 | 远道供山珍百朋相锡
下厨劳素手一饭堪留 | (五四一) |
| 第四十六回 | 卜宅近芳邻喜环碧树
迎秋有乐事约种黄花 | (五五三) |
| 第四十七回 | 学尚涂鸦短钉空摘句
功成喝彩旦夕自寻香 | (五六四) |
| 第四十八回 | 鬻画分金割爱助膏火
读书补拙勉力答琼瑶 | (五七七) |
| 第四十九回 | 淑女多情泪珠换眷属
书生吐气文字结姻缘 | (五八八) |
| 第五十回 | 酒食情人掷金留笑去
脂粉地狱微服看花来 | (六〇四) |

- 第五十一回 同谢解囊人还劳白发
笑看同命鸟惋惜青春 (六一六)
- 第五十二回 一束结金兰缘订来世
四言留血泪誓守今生 (六二九)
- 第五十三回 永夜离怀心悲将满月
斜阳古道肠断独归人 (六四二)
- 第五十四回 纳礼典轻裘为花请命
论交关盛饷按日传餐 (六五三)
- 第五十五回 限刻夺诗魁风流前辈
连宵制菊选笔墨闲人 (六六四)
- 第五十六回 大典繁陈攫金胜竹叶
新章急就挥汗颂梅花 (六七五)
- 第五十七回 四壁鼓吹同欣加冕日
一堂椅案不是读书天 (六八七)
- 第五十八回 大好少年身转同脂粉
可怜旧舞地来阅沧桑 (七〇〇)
- 第五十九回 里巷荒芜蓬门惊枉驾
风尘落拓粉墨愧登场 (七一三)
- 第六十回 事不由人冲寒谋去路
饥来驱我坠溷误前程 (七二五)
- 第六十一回 拥絮听娇音惺忪温梦
煨炉消永夜婉转谈情 (七三七)
- 第六十二回 枕上托孤心难为妹妹
楼头拼命意终惜卿卿 (七四九)
- 第六十三回 气味别薰蕕订交落落
形骸自水乳相惜惺惺 (七六二)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六十四回 | 已尽黄金曲终人忽渺
莫夸白壁夜静客何来 | (七七四) |
| 第六十五回 | 空起押衙心终乖鹤鹑
不须京兆笔且访屠沽 | (七八六) |
| 第六十六回 | 成竹在胸有生皆皈佛
禅关拥雪僻地更逢僧 | (七九八) |
| 第六十七回 | 对席快清淡流连竟日
凭栏惊妙舞摇曳多姿 | (八〇九) |
| 第六十八回 | 心隔蛮弦还留芳影在
目空螳臂起舞剑光寒 | (八二一) |
| 第六十九回 | 宽大见军威官如拾芥
风流关国运女漫倾城 | (八三二) |
| 第七十回 | 声色相传儿原跨灶物
锱铢计较翁是惜财人 | (八四三) |
| 第七十一回 | 妙手说贤郎囊成席卷
壮颜仗勇士狐假虎威 | (八五五) |
| 第七十二回 | 飘泊为聪明花嫌解语
繁华成幻梦诗托无题 | (八六九) |
| 第七十三回 | 慷慨结交游群花绕座
荒唐作夫妇一月倾家 | (八八〇) |
| 第七十四回 | 描写情思填词嘲艳迹
牺牲色相劝学走风尘 | (八九二) |
| 第七十五回 | 辛苦补情天移星替月
殷勤余恨史拊掌焚琴 | (九〇四) |
| 第七十六回 | 入户拾遗金终惭浙脸
开囊飞质券故泄春光 | (九一八) |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第七十七回 | 颊有遗芳半宵增酒渴
言无余隐三字失佳期 | (九三一) |
| 第七十八回 | 一局诗谜衙容骚客集
三椽老屋酒藉古人传 | (九四四) |
| 第七十九回 | 妙语如环人情同弱柳
此心匪石境地逊浮鸥 | (九五五) |
| 第八十回 | 满座酒兴豪锦标夺美
一场鸳梦断蜡泪迎人 | (九六九) |
| 第八十一回 | 药石难医积劳心上病
渊泉有自夙慧佛边缘 | (九八二) |
| 第八十二回 | 一榻禅心天花休近我
三更噩梦风雨正欺人 | (九九六) |
| 第八十三回 | 柳暗花明数言铸大错
天空地阔一别走飘蓬 | (一〇一三) |
| 第八十四回 | 爽气溢西山恰成美眷
罡风变夜色难返沉疴 | (一〇二七) |
| 第八十五回 | 落木警秋心吟诗绝命
抚棺伤薤露恸哭轻生 | (一〇三九) |
| 第八十六回 | 旧巷吊英灵不堪回首
寒林埋客恨何处招魂 | (一〇五四) |



第四十五回

远道供山珍百朋相锡
下厨劳素手一饭堪留

却说杨杏园从睡梦中惊醒，听得有人大叫，连忙往上一爬，喊道：“谁？怎么了？”只听见吴碧波在院子外道：“哎哟！这可把我吓死了。”杨杏园听说，已经趿着鞋子走了出来。只见吴碧波站在院子里，便走上前问道：“你看见什么了吗？”吴碧波拍着胸口道：“可不是吗？我因为起来小解，走到这里，只见一个漆黑一团的东西站在花台上，我仔细一看，好像一只猫，倒也不理会。哪晓得走近一点，它打了一个胡哨，对着我直扑过来。我不曾提防，吓得往后一退，出了一身冷汗。等我喊出来了，它已经飞上削壁，不见踪影了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？”杨杏园道：“只怕是猫头鹰吧？这种东西，山上很多。它在天要亮的时候，眼睛就慢慢的模糊起来，看不见方向。你瞧，东边的天脚，已经发现一大块鱼肚色的云，正是天快要亮的。它站在这花台上，本来看不见人，你走到面前，它一惊，展开翅膀便飞，所以和你碰上。你说你怕它，其实是它怕你呢。”吴碧波道：“你这一说，果然对了，怪不得它站在花台上，极像一只猫呢。”华伯平听他两人说话，也醒了。说道：“你两人怎么起得这样早？”杨杏园道：“碧波几乎被山魃捉了去了，是我从梦中惊醒，用飞剑斩了山魃，救了他的性命。刚才院子里这一场恶战，你不知道吗？”华伯平也开门走了出来，口里说道：“你们说些什么鬼话？”抬头一看，只见天上半明半暗，七八颗亮星，排在山顶树梢之上。杨杏园和吴

碧波站在曙色朦胧之中，远看还看不出面目。华伯平走近前来，又问道：“你两人为什么醒得这样早？”吴碧波又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。华伯平道：“这也值得惊慌，凉得很，去睡罢。”杨杏园道：“不要睡，我们走上山顶去看日出，好不好？”吴碧波道：“走山我走怕了，我不去。这里一个山口，正对着东方，我们就在这里看，也是一样。”杨杏园道：“既然不上山顶，我们还睡一会儿，等天亮了再起来，这时站在院子里，也没有意思。”说毕，三人各回房去睡。杨杏园本想休息一会儿，就起来的，谁知一闭眼就睡着了。等到醒来，只见玻璃窗上，有一片辉煌五彩的颜色。原来这窗户外边，是一架牵牛花，那藤上的叶子，长得堆了起来。绿叶之中，紫的蓝的白的牵牛花，开得正是茂盛。牵牛花外，是一株杏子树，绿叶扶疏，那一个一个的黄杏子，如挂铜铃子一般，挂满一树。那初出的太阳照来，在树上抹了淡淡的一片金黄色。日光由树上更射到牵牛花上，又由牵牛花上映到玻璃窗上，就十分好看了。推开窗子，再看树上草上，露水还没有干。一阵清芬之气，扑面而来，浑身都是爽快的。

那听差见里面有响声，知道是杨杏园醒了，便推开门进来，替杨杏园打洗脸水。杨杏园指着窗外的杏树，问听差道：“那树是谁家的？”听差道：“是这山上庙里的。”杨杏园问道：“他那杏子卖不卖？”听差道：“怎样不卖？而且他们当家师不在这里，您随便给小和尚几个钱，他就卖了。”杨杏园便在身上掏了一块钱，递给那听差。说道：“你在和尚那里，随便和我买些来。”听差接了钱去，趁天气还早，就摘了许多杏子下来，便找了一个干净蒲包，一齐一装。一刻儿工夫，就拿来了。杨杏园收下，也没有问他。

到了十点钟，华伯平和吴碧波还都没醒，杨杏园拍着窗户道：“看日出呀，还不起来吗？”他两人先后起来，只见日上三竿，都也好笑。这里的听差，见客都已起来，拾掇拾掇桌子，便提了一个提盒来。揭开盖子，里面是一盘包子和热烧卖，三大碗八仙面，便一齐摆在桌上。杨杏园等三人，扶起筷子一吃，居然是城里口味。杨杏园便问听差道：“这也是你们厨子做的？”听差笑道：“哪里做得出来！就是做得出来，也没有这样新鲜。”华伯平道：“那是哪里来的

哩？”听差道：“今天是柴总长在山上请客，借的是贾总长的屋子，离我们这儿只一点儿路。他们连点心午饭晚饭都预备好了，趁天亮由城里搬来的，东西多得很。他们的厨子，和我们这边是熟人，这些点心是让过来的。”杨杏园道：“请的是些什么人？”听差道：“请的一大半是外国人，听说还要开会呢。”杨杏园道：“有几个外国人，是银行里的吗？”听差道：“那就不知道。”华伯平笑道：“你问这话，我明白了，你们新闻记者好厉害，简直有缝必钻。”杨杏园笑道：“你以为我要在听差口里，探出老柴请的客呢。其实是因话答话。我要真是个访员，走到山下去，把汽车号码一记，回去把本子一对，就知道谁来了。还不用着问呢。”华伯平道：“这果然是个好法子。”杨杏园道：“你说是好法子不是？可又不尽然。有一次，于总理的自用汽车，停在丁总长的公馆门口，此外还有几辆汽车，一路停着。有一位访员，由此经过，他一按灵机，心里恍然大悟，马上回去报告，说是于总理在丁总长家里开会。编辑先生又嫌光说开会，太空洞了，便加了些作料，说是内容秘密，无从得知。但微闻不出某某数问题。后来一打听，哪里是于总理到丁总长家里去开会！原来于总理家里的老妈子，带了一个小少爷，到丁家去玩。你想，要根据汽车号码去找新闻，岂不大大失败？”华伯平道：“这却是有趣的事，可见世上的事，真是加不得一点揣摩。”杨杏园道：“你刚才说明白了我的用意，以为我猜他们是商量借外债。其实要商量借外债，在政府也是公开的秘密，不用得躲到西山来。依我想，大概是他们商量做买卖。”吴碧波道：“他们大家伙，还做买卖吗？”华伯平笑道：“怎么不做买卖？而且做买卖和做官，有连带的关系。譬如外省禁烟，抓来的烟土，就可以想法子把它变成一种货物了。早年我们有个同乡在川边做官，到了月底发薪水，不发钱，却照市价，用烟土来发薪水。真是做好一点儿差事的，一个月的薪水，有挣整担烟土的。那个时候，我在汉口，他寄钱来做某项费用，也是土，不是钱。据他来信说，他们因为受了烟土，不得已而经商。经商惯了，倒反要贩些烟土来卖。这不是官商相关吗？”杨杏园道：“这就叫有土斯有财了。”

三个人说笑一阵，将点心吃完，就预备下山。华伯平因为杨次长的关系，厨子听差，一齐赏了十块钱。听差就欢天喜地的，雇轿子，替杨杏园背着一大包杏子，亲送他们下山。昨天来的汽车，本来在山下等着，三个人依旧一车进城。杨杏园巴巴的还把那一包杏子，移到车里来。吴碧波道：“你不是不爱吃水果的吗？还带这多杏子回去作什么？”杨杏园道：“这杏子很好吃，带回去留着慢慢解渴罢。”路上吴碧波拿了一个吃，杨杏园都不很舍得，笑道：“这东西在山上不值什么，一入北京城，就是山珍，很可贵了。”吴碧波道：“你太吝啬了，既然如此，我和伯平开一开量，索兴大吃特吃。”杨杏园听说，只好笑着不作声。汽车进了城，先送杨杏园回家，他们也没有下车，就走了。

杨杏园亲自提了一包杏子进家，交给长班胡二，马上写了一封信，叫他一并送到李冬青家里去。胡二拿着东西走出院子去了，又叫他回来，对他说道：“你在那里等一等，若有回信，你带回来。”胡二道：“那末，我就说等回信得了。”杨杏园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不必说罢，你等一等得了。”胡二笑道：“先生，不说要回信，怎样好在人家那里等呢？再不然，我就说请给一个回片罢，要有回信，他们自然拿出来了。”杨杏园道：“这又是什么生地方，要什么回片呢？反觉得不好了，你反正在那里等一会儿得了。”胡二心想，这可是一趟辣手差事，又不便一定和杨杏园怎样硬顶，只得答应着去了。去了两个钟点，胡二还没见回来，杨杏园想道：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自己也明知道，等人易久，就这样想着，来去有这样远，而且他总要在那里等一会儿，大概不能就回来，也就不去管他。自己便去编报馆里的稿子。又过了两个钟头，胡二还不见回来。杨杏园想道：这就是他实在回来晏了，不能说是心理作用了。自己心里一狐疑，连编稿子，都没有心思，便丢了笔，背着手在院子里走。一直等到快上灯了，依旧不见胡二的影子。胡二请的伙计正提了一壶开水，走了进来，杨杏园道：“今天没有别人叫胡二去做事吗？”伙计道：“没有，又喝醉了，他正睡在门房里哩。”杨杏园对于底下人，向来是宽厚的，这时候也忍不住了，顿脚骂道：“这东西真误我的事，可恶！可

恶！”伙计道：“您啦，什么事？”杨杏园道：“有一封信，上午我就叫他送出去，你看，到这时候，还在家里睡觉。”伙计道：“你说的那一封信啦，他早就送去，又回来了。”杨杏园道：“回信呢？”伙计道：“他一回来，喝得说话就有些团舌头，走进门房，就睡了。”杨杏园道：“你去问问他看，有回信没有？”伙计答应去了。一会，拿着一封信进来，杨杏园本来一肚子气，要骂胡二一顿。接了信在手，就先走进房去，点上灯，然后拆开信来看，那信道：

来书并鲜杏百颗，均已拜领，谢谢。青系无出息人，近又中暑小病，赏荷之约，恐不克去。得暇，请明午至敝庐一谈，当煮茗相候耳。

青 白

杨杏园将信看了两遍，自己提笔在信封后面，写了两个数目字，放进抽屉里纸盒子内，静坐默想了一想，又笑了一笑。一抬头，只见胡二站在灯光影下，忽然请一个安下去。说道：“这回误了事，真是该死。本来也就不敢喝酒，因为那位李小姐赏了我大半瓶酒，两碗菜，叫我在门房里喝，我敞着量一喝，就醉了。回来的时候，昏天黑地，就忘了送信进来。”杨杏园本来很气，见他这样一说，也有所以醉的道理，怒气就全消了。只骂一句道：“有酒就要喝醉的吗？”胡二见杨杏园并没有发气的样子，便放宽了心，说道：“那李小姐还赏了一块钱。”杨杏园道：“这怎样好收人家的？东西也不值一块钱。”胡二道：“您啦，就不能这样说。送礼的脚力钱，本来就看主人的面子。这是凭着咱们交情给赏钱，哪管东西多少呀。”杨杏园笑骂道：“你一辈子也不会说话。去罢！”胡二答应几个“是”，自去了。

杨杏园因为游山回来，本来有些心神不定，这时只听见隔壁院子里，人声闹成一片，越发文思紊乱，不能做稿子。只得停了笔，端着一个茶杯，坐在窗户下出神。偏是外面院子里那种声浪，由远而近，已经叫到这院子里来。望窗子外一看，却是徐二先生进来了，后面又跟着两三个人。他叫道：“杏园杏园，我照顾你一种买卖。”说时，一脚踏进中间屋子，其余那几个人，也一拥而入。杨杏园怕他再闯进里边屋子来，便迎了出去，请他们坐下。徐二先生不

坐下去，手上掏出一张稿子，交给杨杏园，说道：“好消息，好消息，送你登去。”杨杏园接过来一看，只见有几个酒杯那大的字，是“皖人欢迎皖贤陈公定国长皖之热狂”，这几个字，算是一篇新闻的大题目，旁边密密层层，圈了许多大圈。大题目之后，排列着四五行小题目，什么“陈公治皖之八大方针”了，“陈公入府之五大条陈”了，“明日全体旅京人士之盛会”了，像这样如火如荼的话，总有一二十句。杨杏园不和他们纠缠，决定主意，便说道：“这事不归我管，你还不知吗？我若托同事的去登，我有些嫌疑。最好你们送到通信社去油印，由他们转送到报馆，那就有人登了。况且你给我，不过是一家报馆登，若是送到通信社发出去，家家都有了。”徐二先生道：“这个我何尝不知道？就怕人家不肯登啦。”和他同来的人中，有一位高奉鸾，专干欢迎会这些事的。便道：“使得，使得。一个省长的新闻，人家怎么不登？况且陈公又不是默默无闻的人，何至于无人光顾。”杨杏园道：“高先生说的话不错，你们还是那样办好。”徐二先生听说，也无所可否，却把杨杏园拉到里面屋子里来，闭着眼睛，用嘴就到他耳朵边，轻轻说道：“明天开欢迎会，你何不也去一个？像你这样的人，陈定老一定要敷衍的，他到了任，至少可以送你一个咨议。听说你和他认识，你和他说话的时候，千万务要把我拉在一处，等我和他多说几句话。只要他脑筋里面有了我这样一个人，那就好了。大大小小，反正我要弄一个事。”说毕，和杨杏园作了几个揖。杨杏园道：“这原是很容易的事，但是我并不认得他，我怎么去和他说话？”徐二先生道：“不能吧？今年春天，定老请春饮，我看见你屋子里，还有一封请帖呢。”杨杏园笑道：“是有这一回事，你好记性。但是这种请春饮的玩意，无非是联络同乡感情的，和同乡团拜差不多，并不是要彼此有交情才下帖子的。”徐二先生一拍手道：“那还说什么呢，有这样的交情就好了。像我们这样的人，能够得到这一封请帖，就有相当活动的资格了。”杨杏园道：“你这是欺人之谈了。我常听见你说，你常常和一班同乡大老，在一处饮酒赋诗，何以独不认识陈定老？”徐二先生道：“你有所不知，大老里面，只有定老一个人抱定和国家做一番事业的心事。其

余啸傲风月，都是得过且过的人，一点进取的念头都没有，所以他和定老是两路的人物，饮酒赋诗不带定老在内。定老既然不很和他们往来，我就也没机会认识了。”杨杏园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你何不叫大老们写一封荐信给陈定老，比我拉你上前和他说话，那不要胜过百倍吗？”徐二先生道：“这倒使得，但是在我一方面，却不妨双管齐下，还是请你帮我一点忙。我再请你吃小馆子。”杨杏园道：“你是知道的，这种什么欢迎会，我从来没有到过。我若是去，当然可以和你引见引见。”徐二先生道：“嘿！你还打算不去吗？你真是个傻子，现成的机会，把它失落了，以后可不容易得着。”杨杏园道：“我原没有算定，也许明天去。”徐二先生热心极了，把他引到外边屋子里来，和那同来的人，一块儿劝他，务必要去，最好是在会场上，能演说一回，那定老就更注意了。杨杏园真也没有他的法，说道：“你说得有理，我明天一定到会。老干新闻记者，有什么意思。干一辈子，还是苦死了。跟着定老出去一趟，捞一笔是一笔，要抵当新闻记者苦几年哩。”徐二先生拍着手笑道：“好哇，你想开了。”杨杏园道：“外面院子里，像来了许多人，我去看看。”说时，借着机会就望外走，徐二先生一班人，也不能不跟了出来，杨杏园见他们出来了，便在外院子里，踱来踱去。只见大厅上围着七八个人，突然有一个嚷了起来。说道：“今天……我们代表旅京全体同乡，欢迎新任陈省长……陈公是我们三千万人之中的一个贤人。”心想：这是什么话，怎么这里成了欢迎会了？一看那人，穿着夏布长衫，套着纱马褂，架着大框眼镜，养着短毛胡子，抬起一只手，忽高忽低的比着势子，两脸涨得通红。往下一听，明白了，原来是在这里练习明天欢迎会的演说。他说完了一遍，围着他的人，都说道：“很好很好，就是这样不要更改。”那人笑道：“那末，明天望诸位捧场。”说时进来一个人，拿着草帽子当扇子摇，一路走着，口里说道：“陈定老公馆里好热闹，贺客盈门。陈定老拍着我的肩膀，亲叫我几声老弟，要我当招待员。我却情不过，干了两个钟头，满身是臭汗，我就溜了。”这人名叫余廷干，和杨杏园也认识。他看见杨杏园，说道：“恭喜恭喜。”手上捧着草帽子作揖。杨杏园道：“这是唱戏的话了，何

喜可贺？”余廷干道：“你指望我不知道呢，定老和你有交情。这一回你南下，科长秘书，那是不必说，弄得好竟放你去做一个县知事，岂不是一喜？”杨杏园笑道：“果然有这样的资格，还要托你在定老那里运动运动呢。别的好处是没有，将来请你吃两台花酒罢。”余廷干道：“只要你肯南下，这个事，我一定可以在定老那里设法。你不知道，许多人知道我和定老的关系，都托我在那里运动差事的，弄得我成了一个包办差事的。我怕荐了这个，丢了那个，一概敬谢不敏。但是你老哥是同乡中一个真人才，那又当别论。我一定帮忙的。”那些人见他说得神乎其神，马上陆陆续续的走上前来，把余廷干包围起来，和他说话。余廷干洋洋自得，笑着说道：“定老待我，不用提多和气，所以大家都看得起我。我刚才在那里出来，碰到江鼎老坐上汽车刚要开走，他问我去哪里去。我说到会馆里去走走。他说也正要出城，硬把我请上他的汽车，送我到会馆来，然后他的汽车才开走了。他这个样子，也无非是看见我和定老太好了。”正说着，胡二叫了进来，说道：“是哪位先生，刚才由天桥坐胶皮车来的，还没给车钱呢？那个拉车的在门口直嚷，说耽误了他的买卖，他要加钱呢。”余廷干听了，两脸通红，说道：“我出去看看，怎么一回事？”说着，往外就走。

杨杏园看见自走回他那个小院子，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。”自己很无意绪的，在院子里踱了几个来回。心里想道：“这地方虽还幽静，究竟住在会馆里，进进出出，少不得和这些小禄蠹来往，实在难堪。论起来，入鲍鱼之市，久而不闻其臭，却不解我住在鲍鱼市里这久，何以还是格格不入？”自己闷闷的呆想了一会，想出一个傻主意。心想从前在北京的下场举子，很多住在和尚庙里，一过几年的。我想这种生活，一定也不坏，我何不试一试？转身一想，也不好。北京庙里的和尚，据我看来，比俗家还要俗十倍，道泉寺的那个法坡和尚，就是一个好榜样。去年到他寺里，不是领教过一回吗？听说北城的房子很便宜，不如到北城去赁一座房子住，索性把南城这些物质文明，离得远远的，这些小禄蠹，就永远不入眼了。主意想定，就计算了一晚搬房子的事。记得《西